

昆 明方言词源 断代考辨

● 张华文 著

民族出版社

K U N M I N G F A N G Y A N C I Y U A N D U A N D A I K A O B I A N

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

● 张华文 著

人

文

学

社

会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张华文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6
ISBN 7 - 105 - 05117 - 5

I . 昆… II . 张… III . 西南官话 - 词源 - 研究 - 昆明市
IV . H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78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兴国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 - 1000 册 定价：2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经济文化室电话：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之空洞矣。因京師賦以雅正于中西種一脉中其最諺言亦
是是日，猶處兩頭。惟有設行教員，會同諸督撫巡長關稅
清廩庫錢糧，總理里政事。雖對于音韻中之諺音轉換以應對
之有底限，若之諺音之與其通曉還在于由之音南音北而定
為諺者，歸已自不相異又不異也。特對一派大體首而長此個諺
之要妙，則已出其勝負於清廷之四半條子。也來想為王車之
諺者，終究云以之，于其某个在詒其同。或志其音南音北，或出諺諺
者就。著實使諺俗之分，辨出。或問此合入於何？既音舌

一种语言传播到不同的地区，会产生方言。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分支，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有自己的结构特征，有自己的读音、词汇和语法规则。研究方言的各个要素，对于认识方言的结构特征，了解它和共同语的关系，对于今天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都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汉语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非常重要。

我国很早就重视方言的调查研究。在世界上许多民族还处在茹毛饮血阶段，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留心方言的收集。西周初期每到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王朝都会派出一些人乘着轻便的轓轩车到各地去收集民歌民谣，同时也注意方言的收集，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汉代扬雄继承了这个传统，用了二十多年的工夫编写出《方言》，这部书不仅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就是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采用田野调查方言的方法和通讯调查方言的方法我国也比其他的国家早得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方言普查工作，其规模更是空前。50年代初的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动员了全国大批语言工作者参加，不几年就基本完成了任务。1956年制定的语言研究十二年规划，曾经提出在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告一段落后，有重点地选择二十六个地点方言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昆明

方言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宏伟的计划并没有完成。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虽然它处在我国西南边陲，但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它就和中原有了接触，在这里形成了汉语西南官话的云南话。由于长期和汉语其他方言的交往，昆明方言和整个北方话有很大的一致性，但是它又保存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云南的学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编纂成了《云南方言志》，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又对云南各地的方言开展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张华文教授在这方面有重要的贡献。

早在几年前华文教授就和他人合作编写了《昆明方言词典》，细致地描写和分析了昆明方言的词汇。近年他又在这个基础上对昆明方言的一些词语进行了探源工作，将共时的静态分析和历时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写成《昆明方言词源断代考辨》，全书一共考释了词语近 500，分为上古、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五编，每编考辨的词语不等，多的如元代考释了 162 个，上古 97 个，少的如魏晋南北朝也有 51 个。每个词先列出字头，注出读音，然后释义，举出前代文献的书证，考辨的文字多列在书证之后。最后列出昆明方言的用例。其考释词语使用的资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对近现代戏曲小说采用犹多，收录可谓勤奋。

华文教授功底深厚，学识渊博。考辨词语能够将文字、音韵、训诂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如昆明方言有个语气副词“格”，表示反问或正反问，华文教授从读音、意义和结构规则各个方面论证，认为它来源于上古汉语的“岂”和唐代的“可”，他说：“作为疑问副词，上古的‘岂’就是唐代以降的‘可’，而‘可’就是昆明方言的‘格’，三者是古今同源词，其发展演变脉络是一脉相承的，故其在句中所处的位置、

功能和意义能整齐对应，而其音亦符合演变规律。”论断是有说服力的。

又如考辨昆明方言白薯、红薯的“薯”能够联系晋朝郭璞的《山海经注》：“蕷蕷”“今江南单呼为蕷，音储。”而“蕷”和“储”，在《广韵》里面，前者音常恕切，在禅母；后者音直鱼切，在澄母。华文认为：“（这）说明晋代江南方言有部分禅母字与澄母字相混，故‘蕷’与‘储’得以同音。”“蕷”是“薯”的异体字。他又进一步指出：“方言异读也是方言词的成因之一，昆明方言的‘薯’读如‘储’，正是晋代方言‘蕷’读如‘储’的遗迹，二者有历史上的渊源关系。”这些论证发前人所未发，能够给人以启迪。类似的例子书里面还有很多。

方言词语的考源是一项不容易做好的工作，如果没有深厚的知识和功力，是不能够做得恰到好处的。以前有些学者在考释方言词语的时候，往往从古籍里面收集一些例子，不考虑它们历史的发展线索，不管它们在音义上的历史联系，对所引语料的含义没有真正弄懂，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遽下断语，“方言证许”的研究方法，就是这种研究的后果。华文教授在这方面比之前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对所引证的材料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尽量弄懂原文的意思，引文的起迄也非常考究，论证的文字写得非常精炼，做到要言不烦，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本书中对有些语料的理解和运用还可以进一步斟酌，个别古音的分析也可能见仁见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然就全书而论，亦无伤大醇。这本书应是一本写得比较成功的著作。

华文受业于中山大学潘允中教授之门，学有所宗，师承有自，回滇多年，孜孜于学术，焚膏继晷，甘坐冷板凳，不旁心外鹜，使人感佩。我与华文认识垂二十年，于华文之为学做人，多所了解，蒙华文不弃，撰成专著后即驰书求我作序，实在愧

不敢当，拉杂写了这样一些感想，算是一个读者读了这本书的一点看法和想法。

赵振铎序于望江路二十九号之涛邻村

公元 2002 年 3 月 1 日

昆明历史沿革概况

今天的昆明市位于滇池之畔。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战国末年滇池地区居住着滇、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滇为最大。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年—前329年），楚国将领庄蹻将兵征伐西南地区，最终至于滇池，并“以兵威定属楚”，征服其地。后欲归报楚王，“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便返回滇池地区建立滇国而自称滇王，史称“庄蹻开滇”。^古“庄蹻开滇”不但给滇池地区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而且也带来了第一批内地移民。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士兵临滇，征服滇池地区的劳浸、靡莫等部落，遂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益州郡，治所在滇池（今晋宁东）。郡下设县，昆明为谷昌县。

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丞相诸葛亮发兵征南中，与南中夷帅孟获战，凡七擒七纵，孟获乃服。诸葛亮遂率军至滇池，平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由滇池移至味县（今曲靖）。

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晋廷分益州之建宁、云南、兴古、永昌四郡，设宁州，与益州并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改益州郡为晋宁（见《晋书·地理志》），宋、齐因之（梁、陈无地志）。

隋文帝时废郡设州，改晋宁郡为昆州，寻废。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南中，复置昆州，领益宁、晋宁、安宁、

秦臧4县，州治益宁，即今之昆明。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命其长子凤伽异于昆川筑拓东城（今昆明城区一带即其旧址），令之驻守，拓东城遂为南诏东部重镇，既而改称鄯（亦作“善”）阐府。

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白蛮”贵族段思平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仍在昆明旧城设鄯阐府，以迄于宋亡。

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元军济大渡河，跨革囊以渡金沙江，破大理国，攻取云南。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设立云南行中书省，改善（鄯）阐府为中庆路，领昆明、富民、宜良三县及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四州（见《元史·地理志》），昆明县即中庆路之治所，“昆明”之称始此。

明太祖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改革元代行省制，宣布全国最大的行政区划单位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也称“省”）。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二月癸丑，明军平定云南；乙卯，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改元代中庆路为云南府，昆明即云南省、府治所。

清代行政区划设置承袭明制，昆明仍为云南省、府治所。

凡例及说明

本书对昆明方言词语（包括词素）的来源分条进行断代考辨，自上古（先秦、两汉）始，迄于元代，凡五编。其凡例及说明如下：

一、每编所考词源按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附录》所列《词源音序索引》亦准此），多字词源按首字音序排列。首字相同的词源，按第二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音序排列，以下类推。同音单字词源或首字同音词源，按笔画数的多少顺序排列（笔画数少的排在前）。一词数义者，一般按义排列，并于该词右上角注明1、2、3……等序码。

二、每一词源首列其字，置于鱼尾符“【】”内；次以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有异读者注明又音，以“又”字表明；再次释义、列举书证；词源如有异写者则随文附列，多以“字亦（或‘又’）作‘某’”等字样标明；词源如需考辨则于书证之后加以考辨，考辨有时以“按”字标明。

三、词源书证列举与该时代相应的书证为本证，如后世有音义、用法相同者或辗转引申有关联者则附列于后为旁证。

四、书证引文改用简化字，异体字改用通行的正体字，如改用后易引起歧义者则不改；书证引文如有误字、借字或不宜改动之异体字，则于该字后之圆括号内标明正字、本字或通行之正体字。

五、词源书证或考辨下另起一行，列举昆明方言词语以证明该词语与古代词源的承传关系，所列之昆明方言词语均以国际音标注明该词语的昆明方言读音，多以“今昆明方言‘某’

音某”字样标明；如需考辨其字形、音、义，则随文附释。

六、国际音标加方括号表示；声调调值用数字表示，标注于音节的右上方。昆明方言声调的调值为：44（阴平）、31（阳平）、53（上声）、212（去声）。

七、所列之昆明方言词语一般均附有例句，用“例”字标明；例句一般均附有译文，用“译”字标明。例句中的个别词语如需注音、释义则随文夹注，但已有译文者则一般不予夹注。

八、所举昆明方言之例词或词组如系两项或两项以上者，亦用“例”字标明，例词或词组之间以竖线隔开，相应之释义置于例词或词组之后的圆括号内。

九、采自云南地方戏曲资料的昆明方言例句均于句末注明出处，出处用简称，简称见《附录·三、云南地方戏曲资料目录及简称》。

十、今本《玉篇》虽为宋代重修，然所据本是梁代顾野王所编《玉篇》，其所收录各字音、义多有存古成份，今未及细检，故本书所考词源首见于宋本《玉篇》者则暂入第二编《魏晋南北朝词源》。

十一、《古今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书中所收小说多宋元人作品，今未及考明，故凡首见于以上三书之昆明方言词源均暂入第四编《宋代词源》。

十二、《元代词源》收录了少数元、明之际作者作品（如《南村辍耕录》、《水浒传》等）中的词语。

十三、书后《附录》除《云南地方戏曲资料目录及简称》外，尚有《主要引书目录》、《主要参考书目》及《条目音序索引》三种附录，以便读者检索。

目 录

序	赵振铎	(1)
昆明历史沿革概况		(1)
凡例及说明		(1)
第一编 上古词源		(1)
上编 上古通语词源		(1)
下编 上古方言词源		(57)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词源		(71)
第三编 隋唐五代词源		(99)
第四编 宋代词源		(173)
第五编 元代词源		(215)
附录		(287)
一、主要引书目录		(287)
二、主要参考书目		(297)
三、云南地方戏曲资料目录及简称		(298)
四、词源音序索引		(299)
后记		(307)

第一编 上古词源

上编 上古通语词源

这里的上古通语，指先秦两汉时期的民族共同语。先秦时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影响以及战争的频繁，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一种区域性的民族共同语。《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就是正言，正言就是王都之言，就是当时流行的“官话”，也就是当时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民族共同语。正因为当时有“雅言”的存在，故孔子周游列国、晋国公子重耳亡命诸侯、墨子云游四方、苏秦张仪游说七雄方能畅通无阻，在广阔的地域内交流思想；正因为当时有“雅言”的存在，经书史籍、诸子百家的著述才能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当时的书面语言，应该都是用“雅言”写的，而且应该更为规范。及至秦汉，天下一统，民族共同语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得以普及，当是不争的事实。上编所录，即昆明方言词或词素中源自上古通语的词源，凡文献典籍未指明为某方言者均入是编。

【欬】 *āi*。叹词。表示呵斥或愤怒；也指发怒声。《说文·欠部》：“欬，訾也。”段玉裁注：“按訾者，訾之字误。訾者，思称意也；訾者，訾也。分见言部、口部。”字又作“唉”。《史记·项羽本纪》：“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说文·欠部》“欬”字下段玉裁注谓此“唉”字“正‘怒声’字，当作‘欬’”，又注“欬”字之音为“乌戒切”。

今昆明方言“欬”音 [æ²¹²]，读去声，不读阴平，正读段

氏“乌戒切”之音。亦用作叹词，表示呵斥或愤怒；也指发怒声：与古义合。

例：欸！你炒些哪样股，咋个把连都着套着了。

译：呸！你炒的什么股，怎么全部都被套着了。

例：他在欸欸欸呢发火。

译：他在“欸欸欸”地发火。

【雹】báo。冰雹。《说文·雨部》：“雹，雨冰也。”段玉裁注：“雨久，谓自上而下之久也。”按：“久”即“冰”字。《左传·昭公四年》：“雹之为灾，谁能御之？”又《左传·昭公四年》：“季武子问于申丰曰：‘雹可御乎？’”

今昆明方言“雹”音 [po³¹]，用作词素，与“雪”复合为“雪雹”，再加后缀“子”构成复音词“雪雹子 [cie³¹ po³¹ tsɿ³¹]”，即指冰雹。“雹”为古入声字，今昆明方言派入阳平。

例：下雪雹子了，赶快把衣服收进来。

译：下冰雹了，赶快把衣服收到屋里来。

【猋】biāo。犬奔跑的样子。《说文·犬部》：“猋，犬走貌。”段玉裁注：“引申为凡走之称。《九歌》：‘猋远举兮云中。’王注：‘猋，去疾貌。’”按：“凡走之称”即泛指奔跑，“去疾貌”即迅速地离开，二义相因。

今昆明方言“猋”读阴平，音 [piɔ⁴⁴]，有两个引申义项：一为迅速地钻。

例：草棵首猋出一条老梭。

译：草丛里迅速地钻出一条蛇。

另一义为液体或气体从狭小的通道或裂缝中急速地喷射出来。

例：机器水从水管裂缝首猋出来了。

译：自来水从水管的裂缝里急速地喷射出来了。

例：蒸气猋出来了。

译：蒸气急速地喷射出来了。

【跛】bǒ。用脚推。《说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行不正”即今之瘸，亦即腿脚有毛病而走路时身体不平衡。而《说文》别义“足排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及王筠《说文句读》“跛”字下均无说，当是古义之失传者。今按：足排之，即以足推之，也就是用脚蹬踢的意思，排即推也。《说文·手部》：“排，挤也。”《广雅·释诂》：“排、挤，推也。”《礼记·少仪》：“排阖说履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孔颖达疏：“阖谓门扇，谓排推门扇也。”《史记·樊哙列传》：“哙乃排闼直入。”

今昆明方言“跛”读上声，音 [po⁵³]，与《说文》所附孙愐《唐韵》“布火切”吻合，正是《说文》别义“足排之”之义，即用脚蹬踢的意思，惟含有赞赏的修辞意味，乃是古义之仅存者。

例：跛给他一脚他就不闹了。

译：踢他一脚他就不胡闹了。

例：他一脚就挨门跛开嘚。

译：他一脚就把门踢开了。

例：挨球跛去球门首。

译：把球踢到球门里。

例：挨三只手跛下车去。

译：把扒手蹬下车去。

【不有】bùyǒu。无，没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论语·雍也》：“不有祝𬶍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邢昺疏：“若无祝𬶍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害也。”《礼记·曲礼上》：“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孔颖达疏：“不有私财者，家事统于尊，财关尊者，故无私财。”邢氏、孔氏二疏均以“无”释“不有”。

今昆明方言“不有”音 [pu²¹² iəu⁵³]，亦有此义，保留了“不有”的

古义。“不”为古入声字，今昆明方言读去声，未按通例派入阳平；当是受普通话“不”字读去声的影响所致，属特殊音变。【例】

例：我说我没得事情，他说你不有事情，走去和我去打杂。
（《云戏·劝赌》）

例：你看这个老鬼，死又不死，把我们磨得精神也不有。（《云农·新灯剧·割肝救母》）

【畱】chā。春捣谷类脱皮。《说文·臼部》：“畱，春去麦皮也。从臼，干所以畱之。”春去麦皮，即在臼中春捣小麦以脱其皮壳，此为“畱”的本义。引申为泛指春捣谷类脱皮，不限于小麦。《说文》“畱”字下段玉裁注云：“凡谷皆得云畱也。”《广韵·入声·洽韵》：“畱，春去皮也。”音“楚洽切”。又引申为泛指春。《广雅·释诂》：“畱，春也。”

今昆明方言“畱”音[tʂua³¹]，合口呼，其义正为“春去皮”，保留了“畱”的古义。“畱”为古入声字，今昆明方言派入阳平。

例：畱麦子（春捣小麦以脱壳） | 畱谷子（春捣稻谷以脱壳） | 畱米（春捣稻谷脱壳以成米）。

【趨】chè。抗拒；抵触。《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君正》：“（上）下不趨，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单（战）矣。”又《经法·六分》：“主臣臣，上下不趨者，其国强。”《说文·走部》：“趨，距也。”段玉裁注：“距，当作拒。”《说文·止部》：“距，止也。从止，巨声。一曰枪也。”段玉裁注：“许无拒字，距即拒也。此与彼相抵为拒，相抵则止矣。《书传》云：‘距，至也。’至则止矣，其义一也。《汉石经·论语》：‘其不可者距之。’字作‘距’，许‘距’与‘拒’义别……《木部》曰：‘枪，距也。’两字互训。枪者，谓抵触也。”《说文·足部》：“距，鸡距也。”故段注谓“许‘距’与‘拒’义别。”《集韵·去声·祃韵》：“趨，充夜切，距也。”据段注，《说文》“趨，距也”之“距”即“拒”字，亦即“拒”字，其义为“此与彼相抵”。《说文·止部》“距

(拒)”字别义为“枪”，段注云“谓抵触”，与“拒”字“此与彼相抵”意义相因。《马王堆汉墓帛书》“上下不趨”之“趨”字即抗拒、抵触之义，也就是俗语所谓闹别扭、闹矛盾的意思。

今昆明方言“趨”读去声，音 [tʂ'ə²¹²]，其义正是抗拒、抵触或闹别扭、闹矛盾的意思，与《集韵》“充夜切”之音及“趨”字古义恰相吻合。

例：他下下挨我趨着点儿，横总想不到一处去。

译：他常常跟我闹着点别扭，总是想不到一块去。

例：头头莫搭群众趨着，事情就好办了。

译：领导不要跟群众彼此闹矛盾，事情就好办了。

【辰】 chén。日子，时光，时间。《仪礼·士冠礼》：“吉日令辰，乃申尔服。”《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法言·问明》：“辰乎辰，曷来之迟去之速也？”《汉书·叙传上》：“辰倏忽其不再。”颜师古注：“辰，时也。”

今昆明方言“辰”读阳平，有二音：一音 [tʂə̃³¹] (读书音)，一音 [ʂə̃³¹] (白话音)，均用作词素。由“辰”构成的词可分为两组：一组为“这辰 (这时)、那辰 (那时)、多辰 (几时、什么时候)、哪辰 (同‘多辰’)”，这一组中的“辰”读读书音且变读为阴平 (昆明方言中很多双音词的第二音节均可变读为阴平)，音 [tʂə̃⁴⁴]，与“抻”字同音；另一组为“早辰 (早上)、晚辰 (晚上)”，这一组中的“辰”读白话音也变读为阴平，音 [ʂə̃⁴⁴]，与“身”字同音。两组词中的词素“辰”都保留了古词“辰”的古义“时”。

例：这辰还早呢，等下再去嘛！

译：这会儿还早呢，等会儿再去吧！

例：他多辰说过这份儿二不郎当呢话？

译：他几时说过这种吊儿郎当的话？

例：之个娃娃早辰么不起，晚辰么不睡，太淘人了。